田亭草

讀大學古本說

今學者誦法孔氏而孔氏之言曰信而好古之視今猶今視昔遞相禪為古以迄於無窮也無論數千載之上若存若亡即耳目所覩聞猶然傳信傳疑紛綸靡定師心者難於臆決旁搜者惑於多歧要之詳說折衷證其是而已於所謂信且好者固無盭也大學一書載在戴記河南程子始表章之考亭朱子更定序次之行于世已久我朝餘姚王文成公始標戴氏古本而出之謂經傳無分脈絡自貫近世論學者或以為指南顧又有石經大學海鹽鄭簡公曉云

石經大學亦自可玩味愚嘗取而閱之覺其意義融
徹有令人躍如若如止至善之下即承以古之欲明
明德一節自是直捷分明宋董氏槐諸公極主此說
而不引以爲證何也平天下章節次與戴記本大異
其以忠信驕泰得失節置之爲國以義爲利之後又
承以堯舜帥天下以仁節與上老老節遥應甚有意
義而藏身之恕又應上絜矩之道收束甚際切端簡
公謂是本也乃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
衛覬邯鄲淳鍾會等以古文小篆八分刻之於石始
行禮記而大學中庸傳焉愚按政和乃宋徽宗年號

惟魏明帝改元太和今曰政和者訛也石經始於蔡邕在洛陽及魏明帝時曾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示來世初邕與堂谿典楊賜等正定六經文字未必悉依戴記即太和中石經可知也但魏誌不載其考正者爲誰惟王肅傳後云明帝時大司農弘農董遇等亦歷註經傳頗傳於世而裴松之旁采世語云魏畧以遇等七人爲儒宗其序曰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紀綱既衰儒道尤甚至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始埽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所載七人則遇

及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祥而不及虞松蓋陳壽之誌當時已病其闕漏無足怪耳虞松爲司馬師作表檄亦載世語不聞其他譔著然此本故自可玩味也今觀修身在正其心章內多顏淵問仁等二十二字意彼時去古未遠別有所據以補石碑之缺耶後魏時洛陽破壞石碑猶存至馮熙常伯夫相繼爲州刺史分用廢毀大至頹落則石經之不足徵也久矣聊識此以俟好古者質正焉

大學重定本集説

朱子既補格致傳乃南宋諸儒又謂格致傳原未嘗闕特錯簡之釐正未盡者其說具存愚顓蒙無所知因校閱尋繹之暇並錄而編之竢請正有道焉

四明黄氏震曰大學自二程先生更定至晦庵先生章句益精獨所謂傳之五章釋致知云者猶有文字闕失未滿之恨矩堂董氏槐謂此章本無闕文特錯簡之釐正未盡者首章明德新民至善三句綱領之下即繼以欲明明德以下條目八事此經也自知止而后有定至則近道矣與聽訟章正釋致知在格物

者不待別補第錯在經文三句之下耳
曾齋王氏柏曰玉峯車若水言致知格物傳未嘗亡自知止而后有定以下合聽訟一章儼然一傳無所增補而舊物復還豈非追亡之上功乎然程朱三先生玩索非不久離章析句非不精而不以爲傳必有其故矣反復思之此傳錯簡於至善之下其逃亡也甚切其承上句也甚緊故三先生不以爲疑也後學一旦更之無乃僭妄乎夫天下所不可易者理也二程子不以漢儒之不疑而不敢更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復改亦各求其義之至善而全其心之所安

非强爲異同也夫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其次第可
知者朱子之言也此章若爲經文則上無所統而下
無所附一也兩止字之相應承接固緊矣兩明德之
相應承接尤緊二也古人不區區於字義只說大意
而字義在其中况此既有知字物字自然爲致格之
一傳三也致知云者因其已知推致於極之謂知止
知也至於定靜安慮而后得所止豈非致其知乎四
也物則有本末事則有終始知其本之當先末之當
後是謂致知在格物也聽訟者末也無訟者本也無
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物格矣所謂知本即

此之所謂知至五也朱子聽訟章句曰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以此可以知止一章甚明六也或問曰知止云者物格知止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則吾所當止之地也未嘗不以知止爲物格知至七也以朱子之語參互較之則固以爲致格傳矣然勇於補而不勇於移何也以誠意一章觀之至易簀前數日改猶未了假以歲月烏知其不遂移也邪朱子曰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竪看儘入深有在此所以開後人窮理之門而不限以一定之見大公至正之心也

正學方氏孝孺曰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備然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全書爲憾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栢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由是大學復爲全書車先生清臣嘗爲書以辨其說可信矣盖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世之曉曉然黨所聞而不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

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爲不類合爲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智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爲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古人之說經畧舉大義而意趣自備非若後世說者之固也是語雖異於朱子然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與

以上諸儒之說大旨俱同而與朱子異愚不敢自出己見綴輯成篇亦不敢有所竄易皆詳存之以俟後賢云

讀三墳說

楚靈王與右尹子革語稱左史倚相曰是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時墳典諸書猶在自秦火熾而群籍灰矣孔安國謂三墳爲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言大道也杜預亦仍其說然子革述周穆王巡遊之事祭公祈招之詩而倚相爲王誦之則三墳疑亦古史之遺故魏徵修隋史直以墳典丘索爲左右史書之類與孔安國所言大異雖未有定據亦未有以辨其非然也今世傳三墳始自宋元豐七年有毛漸者自云奉使西京得之唐州泌陽民舍本書後序不著

姓名第云三墳亡於幽厲余於天復中隱青城之西因風雨石裂中有石匣得古文三篇夫使三墳亡於幽厲倚相安得而讀之爲此書者殆未讀左氏矣其書以山氣形爲別山墳言君臣民物兵象謂之連山氣墳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謂之歸藏形墳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謂之乾坤而以姓紀皇策政典附焉漸篤信之以爲三皇遺書按古今書目有連山十卷隋劉炫僞造以應隋文之購既受賞去尋爲人所訟坐罪免死除名晉薛貞唐司馬膺各有歸藏注皆言占筮事而今亡矣即不亡無關於經學不足存也已

漸所傳三墳以本文爲經註爲傳連山專言象義歸藏乾坤配以聖人意味膚淺牽強湊泊是又一僞造之劉炫也迺軒轅氏政典竊取胤征二語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則謂夏后氏爲政之典籍頗與書合僞撰書者之用心亦已太勞矣鄭漁仲稱其詞質義古錯綜有經緯非後人所能爲夫似鳳者豈必昭明似王者豈必碔砆也閒中偶爾寓目因題此資高明捧腹謂賢於博奕云耳

讀乾坤鑿度說

乾坤鑿度上下卷首云庖犧氏先文公孫軒轅氏演古籀文其書先以黃帝言次以老神言終以孔子附各有注釋不明言著述注釋者姓名又有周易乾坤鑿度上下卷皆孔子言也首云漢鄭康成注班固藝文志無此二書目康成何從而注之康成傳載其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無乾坤鑿度注故知此二書僞也殷之帝乙六世王唐傳士馮琮引以議禮隋王劭引泰表戴干鑿阼文之符瑞引隨上六係人以義拘人以禮頌隋文之政治皆王劭

易乾鑿度語也而又有天門地户鬼門人門劭用之
傳會白石之字則庖犧乾鑿度語也據本書中說文
曰鑿者開也度者道也路聖人鑿開天路彰顯化原所
爲命名亦聲牙甚矣故其書組織雕鏤務爲艱棘而
意義短淺如餔糟啜醨間拾奇字以眩人目而已蓋
自漢世祖中興時謂名應圖讖而世祖亦酷信好之
命諸儒參校讖書昭播寓内與含文嘉中候諸書並
傳諸儒之逢迎徼寵者復多所牽合增益桓譚尹敏
深非之而衆咻嚣競獨見難明即黌塾授受石渠講
論若竪標懸的矣白虎通所引乾鑿度之語曰太初

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而繼之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其文又與本書互異是二書自東漢以前未始有也周易乾坤鑿度託名孔子所解卦義皆明白坦夷讀之易曉故說經議禮者得引以為證乃若一聖二庸三君四庸五聖六庸等語文義舛駁殊不可解其言積部受錄則以西伯受命伐崇當之言河洛龍馬則以首黒者人正首白者地正首赤者天正應之又云復表日角臨表龍顏孔子以春秋西狩顯劉表命諸如此類詭誕不經愈離而愈遠矣大抵此二書皆讖諱家所撰而皆託諸易託之庭

犧者其詞隱陽合而陰離託之孔子者其詞顯始合
而終離夫惟其陽合陰離也故其言近似而亂真能
使後世有述焉近乃特剌之爲易經羽翼是信古之
過而不知所裁也

讀竹書紀年穆天子傳說

此二書出汲冢按晉書武帝紀咸和五年汲縣人不準掘魏襄王塜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于祕府據荀勗序則在太康二年束晳傳與勗序同蓋晉紀誤也今竹書紀年有沈約注穆天子傳有郭璞注竹書紀年與經傳大異者夏年多殷蓋千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周王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此晳傳所云也傳稱晳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不云有所竄易然

今所傳竹書啓即位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六年伯益甍祠之與束晳傳所云大異豈傳之久而譌耶抑好事者以己意改之耶太甲居桐實止三年所云三年者舉大凡耳帝王世紀載伊尹年百歲卒嗣王沃丁以天子禮葬之竹書載太甲元年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天大霧三日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夫使尹放嗣王而自立則殺之爲天討天胡爲以大霧暴其冤哉是紀事者自相矛盾也湯之子太丁太丁之子太甲沈約注云文丁即太丁史記非也湯崩太丁未

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此騶孟氏之言非史遷言也今竹書紀文丁在位十三年殺季歷事不必問其有無矣按竹書終周赧王十六年此其紀事之人在尼父删書之後相距百六十餘載正與騶孟氏同時者而其言之乖剌如此乃譚古事者謬以汲冢書爲證而取之以翼經甚矣世之好奇即孔孟以周人言周事不能與之爭是非也穆天子傳紀穆王賓西王母事而竹書紀年則於虞帝九年記西王母來朝矣至周紀云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侖丘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賓朝于西宮書傳稱西王母者三一爲周穆

一為漢武遡而之虞帝則事愈遠而愈重矣當穆王沉璧馬于河河宗河伯號之皆應曰穆滿郭璞注云稱名謙也然生而自稱謚是何記體也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取青血以飲天子臣蒐之人獻白鵠之血以飲天子穆王淵居九重飫享八珍而茹血餕腥如素習且以牛羊之湩洗其足是生而戎者也八駿長驅一日千里每至渠澤洛水諸處輙休以待六師是誰為之周衛也荀勗謂其事雖不典其文甚古頗可觀覽然實不足信且令後世求仙之主以虞帝為口實周穆漢武無論矣大都宇宙間奇事

奇物何所不有即如南齊昇明中襄陽盜發楚王塚有竹簡書青絲編簡皮節如新後人得十餘簡持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官司按驗竟不能得乃汲縣竹書存之無益於人世乖謬於聖經者至今猶不泯滅徒以亂耳目費剞劂良可嘆已

讀汲冢周書說

汲冢書目詳具晉束晳傳並無所謂周書者按班固藝文志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曰今存者四十五篇耳據戰國策國語左傳韓非子呂覽淮南子漢書所載蕭何王符之言班班可考單襄公論郤至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晉荀息告獻公曰美女破舌美男破老狼瞫馳秦師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韓非子難勢篇曰毋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呂覽去尤篇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淮南鴻烈解覽冥篇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蕭何

告漢王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王符論救邊篇曰觀彼聖人必趨時皆明言其出於周書是春秋而後秦漢以前逸周書尚存不待得之汲冢而始傳於世然荀息狼瞫韓非王符所云見大匡武稱周祝解寤敬解中獨單襄公呂覽蕭何淮南子所云今無之想是在四十五篇之外者也而故籍流傳與序文共七十一篇無闕蓋好事者增之耳孟氏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今合七十篇讀之其文體多與古文不類間有似韓非說難呂氏春秋者其指陳往事則殊不足信夫其叙湯之放桀讓民讓士動必歸諸君王及士民不

從乃聽之去何宛然揖遜景象也敘武王誅紂以既死之後猶射之三發擊以輕呂與妲己之首並懸於白旗且用于南郊燎馘于周廟一何其暴厲已甚也湯有慙德武未盡善周之史官不應抑揚至此且蒐狩于殷囿而獲獸以萬餘計徂征西方而馘魔又以億萬計豈伐罪弔民之仁也成王會諸侯于成周合四方之締幣璧玦珍禽奇獸不勝名狀者周公太公左右立而受之豈不實違物之訓也夫本書所紀不無失真後人所增又復詭誕是訛而益訛也孟子於武成猶曰取其二三策而已故晁氏公武之志此書

亦云在學者之慎擇矣

讀道德經說

老子去周出關西之流沙事見列仙傳蓋葛玄輩傳會杜撰非實録史遷則云莫知其所終又云老子修道而養壽隱君子也並不言其仙去世俗譚紫氣青牛之事遂以老子爲眞仙人矣至言其得道成仙之祕旨則歸之谷神玄牝按道德經之第六章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爲天地根第二十八章則云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夫谷惟虛也故響應若有神焉人心虛而神靈亦如之以能生生不死知其

白守其黑玄之謂也言渾默也知其雄守其雌牝之謂也言柔靜也渾默柔靜知榮守辱澹然無競無營虛之至矣惟道集虛常德體用之全靈府寂感之妙咸統于是玄默柔靜之道所自出也生天生地無有窮極故曰玄牝之門爲天地根存之爲谷神運之爲天下谷此二章意義實相發明大都老子所著五千餘言先言治身次言治家國天下而皆以虛爲本直捷言之則曰聖人虛其心取譬言之則曰上德若谷曰塞兌閉門解紛挫銳是謂玄同生而不有爲而不恃是謂玄德曰大國者下流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

莊以靜爲下其發明谷神玄牝之義可謂詳盡矣然著爲玄稱其宣道德之原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彼豈專營一身而遺棄天下者蓋公授之以治齊文帝得之以治漢無爲自化清靜自正其要旨豈與吾儒家逕庭也當孔子適周之時所問者禮耳老子輒告之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即五千言奚以加焉其刺譏孔子與晨門荷蕢之意同而語特峻孔子乃稱之曰猶龍蓋心悅冥契有超于言表者今世養生家抵掌豎指而譚玄牝實祖述河上公河上公注云玄天也於人爲鼻牝地也於人爲口天食人以

五氣氣從鼻入鼻與天通故鼻爲玄地食人以五味味從口入口與地通故牝爲口鼻口之門通天地元氣此其說穿鑿不經於文義又甚不可解養生家祖之持說各異有謂任督二脉者有謂臍之後腎之前者有謂兩腎之間中一竅者指血脉形體以爲性命皆河上公之說倡之耳夫關尹子爲問道而請著書老子著五千言憂斯道失傳也亦以詔來世也何至譚還丹之術若幻若謎導之以所不可知哉然生死之故亦嘗言及之矣曰柔弱者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曰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是爲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雖不明言玄牝而玄牝之旨在其中矣自河上公倡之諸譚神仙者和之聲傳響道流揚波遂求玄牝於鼻口腎臍任督二脉之間以厚誣老氏眞所謂大惑不解者也善乎史遷之言曰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蓋於老氏之修道養壽可謂涉其精者乃至養生家所云鉛汞爐鼎黃庭崑崙諸名號姑聽其自爲之目耳必欲強附於老氏之玄牝則與援儒入墨奚異夫烏可置之不辨也

非家語小說

昔柳子厚作非國語觀者不以爲狂黃子狂生也做之作非家語焉或問黃子曰君子畏聖人之言非聖者無法家語之爲孔氏書也舊矣子寧無畏乎黃子曰愚非喪心安敢非聖非其非聖人之言者也夫假託附會誣聖已甚故據理非之如左

哀公曰爲政如之何孔子曰夫婦別男女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

非曰爲政者正家國天下也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舍父子而專言夫婦安在其爲政於

家且夫婦男女一也別而且親正夫婦之倫耳安
在其爲三者正也禮記大同小異曰夫婦別父子
親君臣嚴斯爲得之

儒行解

非曰子謂子夏女爲君子儒君子之道雅而正今
曰搏鷙蟲不程其勇引重鼎不程其力過失可微
辨不可面數毀方而瓦合非君子之道也雖與禮
記同猶不敢信

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
聖人

非曰士人君子賢人奚別焉知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富貴不益貧賤不損曰士人矣將不得爲君子乎言必忠信仁義在身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曰君子矣將不得爲賢人乎

孔子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顔淵侍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云云

非曰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其材優也今由曰唯由能之使二子從焉賜曰唯賜能之使二子從焉淵曰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施其辯三子者互角勝負豈聖門雍容氣象彼賜也何敢望回其謙遜如

此即宰爾之對何嘗敢有加於人而刻以誣淵也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焉云云

非曰君賜腥必熟而薦之重君賜也漁者之魚不忍棄而獻之君子不卻之可矣再拜而受掃地享祭不已重乎

孔子曰季孫賜我粟千鍾而交益親南宮敬叔乘我車而道加行微二子貺財則丘之道殆將廢矣

非曰七十子之服孔子以道也奚待千鍾之粟交乃益親它日敬叔以富逐歸而載寶以朝子曰喪不若速貧之為愈也而乃藉敬叔之富以行其道

沾沾自喜乎

子路為蒲宰為水備修溝洫與民簞食壺漿孔子止之曰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

非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而急於修備倘待白於君而發倉廩又何及矣此懲宋鮑陳氏之事而曲為之說者也一邑宰能移國乎

孔子謂伯魚曰人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飭不飭無類無類失親失親不忠云云

非曰學誠要矣飭容烏得與之並也世世有徒飭其容而心不忠信者若其容不飭未必失親不忠也

大戴禮云豕飾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
立此皆託於孔氏各自爲說耳
孔子觀于河梁懸水三十仞有丈夫度而出曰吾之
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云云
非曰忠信可行於蠻貊理也若入水不濡必左慈
于吉之徒乃可耳今孔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可
以忠信親之是將以忠信溺人矣列子說符篇與
此同而黄帝篇所載又與莊子達生篇同其始乎
故長乎性二語猶爲近似有理
孔子不借盖於子夏

非曰孔子以道化人子夏以道事孔子乃鄙吝一

至是乎陳蔡之難不憚以身從之何平居而吝一

蓋也

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曰不及二年將亡

非曰將祭亡其牲不祥之兆也然雉雊之異可以德消公索氏平居不德臨祭不虔又弗能恐懼修省以亡其家耳預言其將亡而期以二年若讖緯之必驗然善必先知若其理不如是也

哀公問曰今之君孰最賢孔子對曰丘未見也抑有衛靈公乎

非曰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以其國有人而不喪何至稱之為賢也仲叔圉鮑皆不必賢特其才可用耳靈公有蘧伯玉而不能用今曰有士林國見賢必進之而與分其祿又有士慶足者國有大事則起而治之無事則退而容賢是何衛國之多賢而進賢者之多人乎

孔子曰見長者不盡其詞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

非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孔子之言如此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此市井俚語也

孔子曰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而能禮賢以
活其身聖人轉禍爲福此謂是與

非曰荀寅有家耳安得曰亡國伐君之臣倖免於
僇乃擬諸轉禍爲福之聖人難以訓矣禮賢事於
傳無所考即有之何足道也

孔子在齊聞周廟災曰此必釐王之廟

非曰語謂釐王變文武之制宮室崇峻輿馬奢侈
故天殃宜加其廟審如此則自釐王而後如惠王
親遭子頹之難而寵愛庶孽幾危社稷襄王不聽
富辰之諫而立狄女爲后失位出居過有大焉者

廟之災奚必釐王也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晳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有頃乃甦欣然而起退援琴而歌孔子聞之而怒

非曰鼓瑟言志之氣象一何雍容也乃至以小過盛怒幾殺其子乎孔子以大舜望參以瞽叟待晳果有之晳不得辭然萬無是事矣

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子貢子路子張之爲人奚若云

非曰回之信賜之敏由之勇師之莊則誠然之然

安能賢於孔子子夏篤信聖人四子何爲事先生之問非子夏之言也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弗與也

自暴其所長以加於四子非夫子之言也列子仲尼篇全與此同此掇列子書爲家語也

楚王渡江有物觸舟大如斗圓而赤取之以問孔子子曰萍實也惟霸者爲能獲焉

非曰楚昭王失國出奔辱及先人百世不雪之恥也拊傷葺圮稍稍浚憤於陳蔡而竟不能報吳安在其能霸矣使萍實爲霸者之徵則莊王當先獲之若犢羊楛矢骨節專車之類柳子厚已具論之

不復辨

孔子在陳聞魯宗廟災曰其桓僖之廟

非曰魯自隱公而下惟僖公獨賢閔雨喜雨著於春秋而牧馬之盛獻馘之烈魯頌所載孔子不刪也今等諸弒隱之桓曰功德不足以存其廟則春秋魯頌之紀載非耶且以宗國先君而貶其功德顯言於隣國非臣子忠敬之道矣孔叢子書定公問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此說較為有理

子服景伯囚於吳以詐免孔子曰吳子爲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

非曰夫差將以魯公見晉侯此諸侯旅見天子之禮也景伯以禮裁之而以事吳之賦說之其詞雖諦其理則直弗守死不撓以待其悔禍於秉禮之國詎不有光哉而區區以詐免陋矣橐皐之會吳將尋盟以子貢之對而止于鄖之會將執衛侯又以子貢之言而止孰謂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哉

孔子在衛顔淵侍聞哭聲甚哀回曰非但爲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云云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

非曰心戚而聲哀表裏如一也其爲死者且爲生離別烏乎辨之桓山之鳥悲鳴以送其子回烏乎聞之亦烏乎辨之說苑桓山作完山此皆後儒口耳沿習之譚

孔子爲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說孔子又見之云云

非曰康子知慕孔子者問政屢矣但弗能用耳何至見之而不悅也不悅而又見之何其屈也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所至且然況魯乎甚矣好事者之敢於誣聖而其子孫猶樂道之何也

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孔子先食黍而後

食桃

非曰雪桃之黍非熟也而食之非人情也若欲告君以貴五穀則借事直言之有何不可奚必先食之而後爲貴耶

孔子厄於陳蔡顏回仲由炊米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回取食之子貢望之云云

非曰異哉孔門弟子以市兒之態相疑孔子雖信回而猶以術試之也噫昔之夢一何詭耶此市井小人之言儒者不道也

子貢問曰賜倦於學願息而事君可乎云云

非曰此學莊列者創爲詭論而自附於孔子也撥其大指不過息我以死之一言耳事君事親何往非道何得言易而乃託以息也子貢孔門高弟不應憒憒至此學不厭智也是子貢之言也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是夫子之言也異端之說安得而混焉列子天瑞篇只云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別自成一議論不須援儒而入之

孔子適衛蒲人止而盟之曰無適衛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

非曰周人作誓而民始叛春秋凡書盟惡之也自

盟之而自背之可乎既以要盟爲非義胡爲而與之盟乎倘曰姑以紓難而已臨難毋苟免嘗聞教於夫子矣若勸衛伐蒲非不答問陳之意

季康子問五帝取法五行義孔子曰五行用事王者則之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

非曰史遷傳騶衍云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使孔子有是言則史遷不當云始於騶衍矣漢劉向別爲著論而後世因之禪受革命各以符瑞爲證夫五行運於四時時錯行土寄王耳何帝王則別爲正統以秋冬夏

安睹相生何帝王則五德相承且四序推遷本無盈縮而帝王之國祚長短較然懸殊安見其上應五行也世儒傅會假借於孔子以伸其說不足信明甚

子夏問於孔子曰天一地二人三云云其餘各從其類

非曰天一地二人三此三語衍出許多議論穿鑿迂誕不待辨而知其不經矣至於畫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孔子然之曰聞諸老聃兒童聞之當發一笑

女有五不取婦有七出

非曰女有五不取而喪父長子者居一焉王肅解曰謂其無受命也夫母獨不可命女乎伯叔不可命猶女乎上文曰女子幼從父兄兄不可命妹乎求其解而不得矣婦有七出而無子居一焉夫時固有待偏無子而不妒也何患無後與淫逆竊盜者同科非通論也梁子鱣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從商瞿之言居二年而有子由後觀之鱣於夫婦之倫幾乎薄矣且使果無子也老而棄之於理未安

觀鄉射章

非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百人之中能得三五入乎一言而去者半何其多也幼壯孝弟耆老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比之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其造詣似無差等何前言之而處者半後言之而僅有存焉也吾不知其解矣即禮記有之不敢信

孔子學琴於師襄云云黯而黑頎然長

非曰聞其樂而知其德師襄所歎果文王操則其緝熙敬止以服事殷之德可想見於聲音間者今

見其形曰黝而黑頎而長誘所謂鬼語也

孔子荅子路曰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信者所以及時

非曰子路之言云處貧賤而不能屈節以求信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非子路之言也而況於孔子乎此戰國之士爲枉尺直尋之說而託此以自文也

孔子在衛聞齊將伐魯使子貢說齊云云

非曰此戰國策士縱衡之術非孔門事也孔子卒於哀公十六年夏而越滅吳於二十二年冬先哲已辨之矣茲不復贅

子賤爲單父宰請魯君之近史二人與俱至官云云

非曰書而掣肘誠可喻政然以一宰而請君之近史二人邑宰多矣君之近史可勝請乎二史歸而子賤終不報命公室雖卑體不若是其褻也

季康子使冉有與齊師遁季孫問冉有曰云云冉有曰即學之孔子也夫孔子文武兼通適聞其戰法

非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備也非戰也衛靈公問陣子曰軍旅之事未學豈其平居而與群弟子講戰法哉

趙穿弒靈公趙盾亡未出山而還史書趙盾弒其君

云云子曰趙盾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

乃免

非曰成濟抽戈以弑魏主持正論者面歸獄於司馬昭穿之弑靈盾實無所逃罪豈以越境可免哉先儒已謂非孔子之言矣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

非曰朝祥暮歌太遽矣子路笑之是也孔子謂其責人無已子路出子曰踰月則其善夫踰祥而禪猶在三年之内安得云善且聖言安得持兩端也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子曰吾惡乎哭云云

非曰兄弟哭於廟於理然矣哭父友於廟門之外哭師於寢哭朋友於寢門之外竊謂皆非其所也禮記雖强爲之解愚不敢信所知哭諸野朋友非所知乎伯高因賜以見即在所知之列而哭於賜氏於義何取文中子哭董常於寢門之外盖用斯禮未聞孔子以此禮哭顔淵也

子夏問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遇於市朝不反兵而鬬

非曰天討有罪主之者天子而行之者有司父於

之仇理當控訴求伸遇於市而鬬已爲非法遇於朝而鬬也尚爲有君乎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之爲公臣曰所與遊辟也

非曰盜而能改行從善焉不追其既往可也未睹其遷善徒以所與游之辟爲解一遇而薦之於公不已輕乎是好事者託之于管仲而又託于孔子之言也即載禮經中吾不敢信

子貢問居父母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

非曰居喪而哀人情之自然也哀爲本敬次之哀

不足則非人子矣敬安用之孝經曰生事愛敬死
事哀慼死生之義備矣

孔子合葬母於防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虞云云孔
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非曰孔子葬母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豈其纔反虞
而墓遽崩也雖云甚雨當不其然古不修墓解者
曰敬慎之至不至於修孰謂夫子而有不慎哉

孔子母喪既練陽虎弔焉私謂曰季氏將大饗士子
曰丘弗聞也若聞之雖在衰絰亦欲與往

非曰吉凶之禮殊矣今季氏饗士乃欲以衰絰往

即有所示意於陽虎而自處非禮能喻諸人乎
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爲亂夷其三族孔子耻之
曰不在利病其在宰我
非曰史記所載與家語同索隱云左氏無宰我與
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闞止字子我而田闞爭寵子
我爲田常所殺想以其字訛也愚按李斯上書有
曰陳常陰取齊國殺宰我於庭不言宰我作亂而
劉向說苑又與家語史記同田常弑君晏然無恙
假令宰我與之爲亂奚至獨夷三族哉此事理之
必無者也蓋自秦人焚書諸儒各以口耳相傳宜

有訛謬乃諸弟子與宰我同時及門豈其承訛至是乎且史遷弟云孔子耻之而家語云孔子耻之曰不在利病其在宰我此二語殊不可解益見此書贋也今世儒以二十七篇者爲未備之書以四十四篇者爲幸存之典殊不知篇愈多則贋愈多耳

黄子曰今所行家語有魏王肅註云得於孔子二十二世孫猛以爲孔安國所得壁中書也夫秦炬熾而六籍亡矣有秦之焚然後有漢之購有竒書之競尚然後有贋書之亂真猛去安國已三百五十餘年愈

遠愈贋而徒以孔氏之家學證也自漢元封間序茲
集者謂其屬文下辭往往緐而不要七十子才有優
劣故使然耳今讀茲集無一語之幾乎魯論也豈直
厭其緐哉又往往舛於理乖於事究其大指與諸子
相出入矣夫剽掇異端雜學髙標赤幟以誣其祖孔
氏之子孫豈其庸妄至是大都崇贋者之謬託耳班
固藝文志所列有孔子家語二十七卷非二十七篇
也顔師古注曰非今所有家語則贋書之傳有自來
矣曰二十七篇曰四十四篇皆强爲之說耳讀者當
自辨之

周幽厲王謚說

周幽厲王之得謚其嗣君則宣王靖平王宜白也厲王嗜利崇奸使衛巫監謗道路以目至於失國出奔幽王嬖愛褒姒黜申后廢太子卒殪於申侯犬戎之難其得惡謚宜矣顧不云子爲父隱直在其中乎宋儒尹彥明爲之說曰謚法最公成周之時其子孫自以幽厲爲謚孝子慈孫所不能改胡仁仲則曰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如画筆寫神必欲其肖甚矣哉二子之迂也周公制謚法固曰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豈謂褒貶勸懲之權可

以施諸君父惟後世侯王之以簒弒終者則惡諡加焉魯桓弒息姑諡之曰隱楚平弒虔諡之曰靈宇文化及弒楊廣諡之曰煬彼惟其仇之故醜之且三君之子不得嗣也幽厲之子王矣而蒙惡諡特甚論者遂謂嗣王尸之而實非也在禮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此其義甚明漢儒強傅益之曰人臣之義莫不欲襃大其君掩惡揚善故禮之南郊稱天以誄明不得欺天也此二氏之說所自來也夫挾宵寘莫測之天以揚君父之惡豈臣子所忍爲哉二嗣王之所遭不獲已也以厲王

暴虐國人畔而襲之圍召公之家欲殺所匿太子靖召公出其子代焉童乃得脫即宣王嗣立廪廪若馭朽履氷顧能曲諱於先王重輿情之疑貳乎是召周二公爲宗社計至深非宣王意也幽王死驪山下國祚如綫秦晋鄭衛率兵逐犬　存王室而坐視申侯之首難置若罔聞宜臼東遷猶於母家寄命柰其父讎何哉蓋周自康王以後昭王南巡而不還穆王西征而荒服不至迨于幽厲祖孫世濟凶德於是乎黔黎離叛　交侵體統遂日以凌夷當二王嗣世之日奉几筵而薦廟號不惟奪於公議亦且扼於時變

其情雖有所弗忍而勢實有所難遂耳假令晏然無事而以己意爲之入廟趨蹌君蒿陟降目睹祝史陳詞駿奔在列而醜惡之謚宣揚於其間譬則嘷爾而與之食在天之靈豈其歆享興念及此必有跼蹐不寧者吾故謂二嗣王之不獲已而持論者之迂也然則騶孟氏之說非與孟氏之意蓋謂社稷無常奉善惡有定評凡以天下恣睢者既罹禍敗于其身復遺惡名于後世即孝子慈孫不能以天子之尊奪閭閻之口庶令覆轍知鑒居高思危不敢一日肆於民上耳若尹氏胡氏所云蓋其指矣夫善善惡惡天道之

親親尊尊亦天道也柰何其以彼廢此漢唐而下其君如幽厲者何代蔑有而不爲貶謚或取節或溢美其羣臣議之嗣君主之後世亦不以爲譏夫溢美非也取節焉如漢武帝唐玄宗可也又或委曲掩覆如晉惠宋徽姑以昭示臣民傳播 可也倘至情國體有不容直遂者亦古今達道乎由孟氏之説可以弭暴君之戒由吾之説可以存臣子愛敬之心尹胡二氏之迂論可置而弗存矣

讀晏子春秋說

自漢武帝建藏書之策諸子傳說皆充祕府史遷作古名臣列傳始稱晏子春秋至成帝時詔劉向校定諸篇目厥子歆卒父業總輯諸子略而儒家首標晏子即子思曾子鄒孟子猶次其後自是迄隋唐及宋凡藝文志皆因之以孟氏所不顧為者而終古陵跨其上詎不令吾儒扼腕也夫晏子詆毀大聖阻尼谿之封非得罪儒教者耶惟是歷事三君以節儉正直重於齊左氏所紀載具矣其委曲納牖有譎諫之風卒能以其君顯樹功立名之士蓋籍籍表慕之顧諸

子之以書標名者或宣敭道德或經營法制或綜核
刑名莊生所謂得一察以自好爲所欲以自爲方吹
一吷窺一班亦足表著於異代乃晏子春秋叙述其
終身敭歷之行跡疾亟納楹之囑言景公追慕之摯
念此自有握管爲之者謂之晏子傳可耳非晏子筆
也而與鬻熊老耼諸子並稱何也據劉向所揃削外
篇有文義重複者有不合經術疑非晏子言者姑置
勿論即所定著篇章如出犯槐斮竹之因翻駭鳥殺
馬之誅罷長庲大臺之役格珠屨球冠之飾止淄上
牛山之悲歎其文義未嘗不重複也述於何之毋宜

許合兆也何不諍路寢之築景公病瘍一言可鍼砭也何以曰瘍之熱如日曾昭詣景公可以詞命折也而曰嬰之族待庇焉不敢擇君則辱命已甚東阿之見毀可以直道明也而善事左右以要譽三年淫惰之俗國何以堪公孫接等不禮晏子非無禮於君也挾詐術以激之俄頃而殺三士國之爪牙良亦可惜此於經術又奚當也大氐春秋戰國之士輕王道喜伯術慕晏子顯君之烈謂仲尼相魯且爲之讓功矧曾孟乎以故其增飾藻繪務極恢張體裁多摸倣詞語多掇拾即所云景公請納女於晏子又欲爲築室

於宮內無非係恩遇頌功德不討其事之必不然也
孟氏曰子誠齊人知有管晏而已向與歆詹詹之見
類是其以晏子冠諸子無惑也何世儒之沿襲不察
也

讀諸子說

漢劉歆輯諸子畧班氏藝文志因之有篇目雖具而簡帙弗存者漆雕子宓子之類是已然而讀子書者猶以藝文志爲據嗣而東漢書及晉書皆闕焉故僞書競出玉石錯陳紛紛不復可辨按班史篇目所載鬻子二十二篇至唐永徽中逢行珪獻諸朝僅得十四篇關尹子九篇鄧析子二篇今無增損公孫龍子十四篇今存六篇慎子四十一篇今存五篇文子九篇鶡冠子尹文子各一篇隋唐經籍志則皆增益于舊乃至黃石子鬼谷子孔叢子華子亢倉子即亢

桑子皆班書所不載也孔叢子出孔氏子孫其出自何時不必深辨黃石子出宋徽宗時張商英序云東晉亂盗發子房塚得諸枕中果爾則隋唐經籍志何以不録且語多龎雜絶無與義信之者獨一張商英耳鬼谷子隋志始有之蘇秦張儀原師其縱横之術以致卿相所云捭闔揣摩飛箝抵巇似矣而盛神養志損兊持樞此豈以師儀秦者也陶弘景之註實出假託于華遊於諸侯其醻答諸語見呂氏春秋者五盖慱達用世之才未聞道也書首篇輙云風輪水輪坎離嘘吸又春秋時所未聞此三書之僞灼然[illegible]

子十四篇言王道者十之一言政教者十之九即貫子所錄對周王之問者七皆政教事也班氏列之道家是耶非耶請以質之儒者世傳子產殺鄧析顏師古據左氏傳辨之詳矣崇文總目則謂鄧析子戰國時人也其書言循名責實察法立威而又曰無人者道無外者德蓋申韓老莊合而爲一非作竹刑者所能辨晁氏又謂後人附益者良是公孫龍堅白同異之論近於滑稽莊子所謂辯囿也樂正子輿譏其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好恠而妄言乃解者謂其辨是非正名實而班氏列之名家將以惠施桓團為

何等道術宜隋志削之矣關尹子亢倉子文子皆師老聃者函關之迎畏壘之居二子於師道亦能窺其藩為莊列所稱許第其書有云服自勝可壽腹中吸神可以成鑪冶曰谷神噏氣守思損慮超遥輕舉日精鍊仙是在魏伯陽參同契之下者也非二子筆也文子之書每篇必冠以老子多根極理要切當事情柳子厚以為聚斂而成周氏涉筆謂淮南子實本之然其中實有精邃語試與道德經參校未至如雅鄭相懸者唐天寶中號亢倉子為洞靈真經文子為通玄真經皆以玄元皇帝故而亢倉子始以是時行於

詮其真偽可辨已史遷記慎子學黃老之術且述治亂之事以干世主今觀其書言君主逆臣主勞事斷於法誅賞予奪裁於心嚴整刻核與申韓若符契莊子又稱其棄知去己冷汰於物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倘其真書盡脫軼耶何無一語相類也鶡冠子班史不言何代人惟皇甫謐高士傳云衣敝履穿隱於幽山著書言道家事馬援師之逮援顯于趙鶡冠子愬其薦己遂與援絕盖東漢逸民也唐時傳其十六篇至宋時增為十九篇類皆以詰曲之詞文其膚淺之見又雜亂而無家世兵篇襲魯連遺燕將書

凡百餘言而采掇無次前後文義踳駁其爲庸妄子假託甚明韓退之陸農師爲之標題注釋而無所評糾殊可怪也尹文子論大道名分治術其言云好者物之通稱牛馬者物之定形設復言好人則彼屬於人矣好非人人非好白馬非馬之辯實祖於此故班史列諸公孫龍之前然其論治術也似慎到視龍之佞給無當相去遠甚而莊子稱之曰不累於物不忮於衆願天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豈其心主救世而其術則主刻核耶第篇目加多不無增飾令人難以盡信夫立言非爲名也鶡冠子剽取

操光并其高尚之名而泯之世乃有掠美於人收名於已如郭象竊向秀之莊注何法盛竊郗紹之晉書已足異矣顧又或剿剽陳言剿擢腸胃飾無爲有增寡爲多假賢哲英邁之名以與傳述於世又恐後世之不見信也并其序而假之即如子華子一書無數文篇目而有劉向校序仲長統序文子自謂黃初末始到京師條次撰定按東漢書及魏志統仕於曹操日久卒延康元年甚矣作僞者之心勞日拙也

讀新序說苑

漢劉向仕元帝朝雅志匡拂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今新序存者十篇說苑存者二十篇所遺軼已多南豐曾鞏譏之云蔽於衆說而不知折衷志欲有為而忘其枉已也夫向之持論鯁直援古諷今能令惛主改容椓臣仄目其何枉已之有學術混殽苗莠莫辨今合二書觀之縱横策士之說與帝臣王佐之猷分道並騖固無足怪獨其摘摭攟拾間有習溺於舊聞乖剌於往事者許世子弑其君明著於經文而曰春秋義之欒武子事晉厲公也謂其

勸文公之進賢司城子罕宋之良也謂其逐君專政子服景伯魯哀公臣也謂其相襄公朝荊子我與陳恒爭即闞止也目之爲宰我此於經傳訛謬考之不詳者一矣甯戚遇齊桓一曰管仲薦之一曰叩牛角商歌以干之晉太子之死一曰譖於驪姬一曰爲愚御過言之故翟璜之不相一曰進王孫苟端之不肖一曰所進賢非人主之師有龍矯矯之辭一曰冊之僑歷階而去一曰介子推入山焚死鴻鵠六翮之喻一曰固桑答晉平公一曰古乘答趙簡子此其枘鑿影響考之不詳者二矣齊人隨會之對君其詞同也

而然異歲相齊相出亡而召諸大夫其詞同也而國異淳于髡大哭寤主其事疊見也而祝詞稍異此其紛綸錯出考之不詳者三矣向治易宣帝時始奉詔受穀梁春秋厥子歆喜左氏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猶自持其穀梁義故所說春秋時事多乖剌然經傳具在安得背而馳焉列其篇中復自相牴牾則信乎著述之難也史稱向博物洽聞通達古今猶然如此況其下焉者乎蓋自秦人燔經籍坑儒生道術堙滅漢雖除挾書之律脫簡殘編人局師授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誠有如劉歆所譏者雖向

之傳達不能免也學然後知不足殆謂是乎乃若向
之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
於懇悃則於二書亦可見其槩矣觀者未易輕訾云

讀史記項羽本紀

史遷作項羽本紀列於秦始皇之後司馬貞謂羽崛
起爭雄假號西楚未踐天子位而身首分離宜降爲
世家劉子玄則云方之於古蓋衛州吁齊無知之類
安得諱其名字稱之曰王者按史遷雖系羽於本紀
惟直書其字至鴻門以後乃稱項王夫既列諸本紀
與秦皇並矣即稱之項王奚靳焉秦始皇挾詐恃力

謀并列國燔典籍坑儒生秦毒黔首二世繼之如父
益熱天下之憤秦甚矣羽與季父梁起吳中破秦軍
於鉅鹿降章邯殷虛上遂畧定秦地尊楚懷王爲義
帝而立諸將爲侯王沛公雖爲漢王與羽比肩然實
羽所立強弱勝負未有所分羽徙義帝於郴縣而陰
擊殺之江中使高帝得借之以爲名部五諸侯兵伐
楚劉子玄比羽於州吁無知良謂是耳然州吁無知
睥睨神器躬行弑逆不旋踵而就誅夷羽爲天下誅
無道秦不爲無功直以二豎擬之殆非通論且是時
秦統既絶汜水之尊號未建即以羽次秦皇使天下

後世頌高帝之功者咸曰誅秦蹙項豈不允光明俊偉哉此史遷意也逎晉葛洪云史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謂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謂居高位者無關德也審若此言則史遷之怨憤訕上一至此極雖蠶室腐刑猶未足以盡其辜彼葛洪者真深文酷吏矣自古史臣逢主怒被譖言而蒙譴者不止司馬遷一人而已梁武帝罷斥吳均漢劉曜殺公師彧魏道武殺崔浩假令持論皆如葛洪則螭階載筆東觀著述之臣不亦日懍懍乎家所謂口業知畏若鮮矣